·鲁迅研究·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6. 02. 005

论鲁迅留日时期对果戈理文学的接受

——以阅读史为中心的考察

张宇飞

[摘　要]果戈理是对鲁迅影响巨大的俄国作家,鲁迅对果戈理文学的最早接受发生于留日时期。通过具体考察鲁迅阅读的日译本《狂人日记》《昔人》《外套》,发现日本明治时期对果戈理文学的译介,虽然使得果戈理作品在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为鲁迅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参考,但由于二叶亭四迷等人的翻译存在较强的"日本化因素",因此彼时的日译本未曾被鲁迅作为底本进行转译;而明治时期以升曙梦为首的学者大量介绍果戈理生平与创作的评论,其中对果戈理批判俄国国民性及其发疯经历的介绍不仅引起了鲁迅的关注,还影响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建构及其晚期对果戈理的接受。

[关键词]鲁迅;果戈理;明治时期;二叶亭四迷;升曙梦

果戈理(1809—1852)是鲁迅终生喜爱的作家。鲁迅称在日本留学时果戈理就是自己"最爱看的作者"之一[①],也提及过自己写《狂人日记》时受到了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与启发[②]。从鲁迅提及果戈理的文本可以看出,果戈理的讽刺手法和对"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揭露都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鲁迅本人也积极致力于将果戈理文学译介到中国。1934年9月,鲁迅发表了其翻译的果戈理小说《鼻子》,同月《译文》又发表了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私观》,1935年初鲁迅为《世界文库》翻译了果戈理的长篇巨著《死魂灵》。此外,鲁迅还鼓励韦素园、孟十还等青年译者翻译果戈理的作品,被视为"挑起翻译果戈理文学作品的重担"[④],可见鲁迅在果戈理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果戈理与鲁迅影响关系的研究,历来都是鲁迅与俄国作家关系研究中的重点课题。早在1941年,林林在《鲁迅和果戈理》一文中就认为与高尔基相比,鲁迅的文学创作受果戈理的影响更大:"在果戈理的小说中,旧俄的现实,显出可笑的喜剧性,在那些愚蠢的人影里,流露着一种可同情可悲痛的深刻的泪痕。在鲁迅精构的作品里面,在严酷的讥讽中保持着温暖的慈爱,以良医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鲁迅与日译俄苏文学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3CZW048)。

[作者简介]张宇飞,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以下如不做特殊说明,鲁迅文本引用均出自该版本。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第287、341、383页。

④田大畏:《果戈理作品的早期中文译本(一九二〇——一九四九)》,《世界文学》,2010年第1期。关于鲁迅译介果戈理文学的内容还可参考邝明艳:《不合时宜的"死魂灵"? ——论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果戈理译介》,《励耘学刊》,2009年第1期。

手法,一针见血地深刺入中国民族的骨髓",因此,作者认为鲁迅堪称"中国的果戈理"[①]。此后,有大量研究都探讨过鲁迅对果戈理文学的接受问题[②],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鲁迅早在留学时期就关注到了果戈理文学,其中,李冬木详细梳理了日本明治时期果戈理的译介状况与青年鲁迅的关联[③]。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鲁迅对果戈理最初的阅读与接受显然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对果戈理文学介绍的影响,其后来对果戈理文学的关注也可视为在这一原点的延长线上。因此,如果不能明确鲁迅在留日时期接触过哪些果戈理的作品和评论,则很难解释鲁迅为何将果戈理视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本论详细梳理果戈理在日本明治时期的译介概况,寻找留学生周树人与明治语境下的果戈理的"接点",通过考察鲁迅留日时期的果戈理阅读史,探讨明治语境下果戈理及其文学的特殊性,分析留日时期的鲁迅如何接受并吸收果戈理文学。

一、留日时期的鲁迅接受果戈理文学的路径

现存鲁迅最早提及果戈理的文本是《摩罗诗力说》。鲁迅虽未在《摩罗诗力说》中展开对果戈理的介绍,但曾两度提及果戈理的名字。在彼时的鲁迅笔下,果戈理已被定位为"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④]的小说家。此外,据姚锡佩等学者对鲁迅搜集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的考察,可知鲁迅在留学时期曾从日文杂志上至少阅读过三篇果戈理的小说,分别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翻译的《狂人日记》《昔人》(今译《旧式地主》)和西本翠荫(1882-1917)翻译的《外套》[⑤],足见日译本是彼时鲁迅接触果戈理文学的主要路径。

另外,周作人也回忆了鲁迅在留日时期对果戈理的关注:

> 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剧《巡按》等。[⑥]

周作人在《鲁迅的文学修养》中也称影响鲁迅创作的外国作家"第一个当然要算俄国的果戈理"[⑦]。不仅如此,周作人还说自己,"俄国的果戈理和伽尔洵,波兰的显克威支,虽然有时可以十年不读,但心里还是永不忘记"[⑧]。可见,周作人也深受果戈理文学的影响。周作人晚年撰写的《俄国大

①林林:《鲁迅和果戈理》,《崇高的忧郁》,北京:文献出版社,1941年版,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11-413页。

②如竹内实:「魯迅とゴーゴリ　二つの〈狂人日記〉」,『魯迅周辺』,東京:田畑書店,1981年版,第219-237页;韩长经:《鲁迅与果戈理》,《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34页;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果戈里》,《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1页;彭定安:《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26-239页;寇志明:《鲁迅与果戈理》,黄乔生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7期;孙郁:《鲁迅与果戈理遗产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③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④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6、89页。

⑤姚锡佩:《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介绍鲁迅编订的"小说译丛"》,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藏书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9-300页。

⑥周作人:《关于鲁迅 之二》,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⑦周作人:《鲁迅的文学修养》,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645页。

⑧周作人:《外国小说》,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作家》一文，详细回忆了自己最早阅读到的有关果戈理的书籍：

> 架上一册紫色布面的书，名曰《俄国大作家》，这是我初到东京时所买，大约是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而且他又最早告诉我关于这三大作家，即是戈戈尔，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事，使我永不会忘记，特别是关于戈戈尔。说到戈戈尔的著作，《死灵魂》，《泰拉思蒲耳巴》，《迭康加庄夜话》等，就记起其中零星的一片或一节，有如多年前吃过的好糕点，这味道在记忆上长久不会消失。这位老先生的苦笑我最不能忘记，尤其是记得他终于发狂而死，所以这笑更是有意思。①

《俄国大作家》是一部英文书籍，主要内容是介绍果戈理、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周氏兄弟在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时，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就有多篇作品是周作人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可见英译本也是彼时周氏兄弟接触果戈理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果戈理《狂人日记》的英译本在当时也存在于周氏兄弟的身边。周作人曾回忆称：

> 住的比较舒适了，我的书桌摆在房间的西南角，可以安静的做一点事，便翻译些文章，交未生拿去在《民报》上发表，有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和克鲁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斯谛谱虐克是有名的俄国革命者，这篇小说乃是在本国游说农民时所作，写地主牧师榨取农民，用笔非常滑稽，选载在英国伏伊尼支编译的《俄国的诙谐》里边，她是有名的《牛虻》的著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②

周作人提到的英国作家伏伊尼支（现译伏尼契，1864—1960）编译的《俄国的诙谐》原书名为*The humour of Russia*，1895年出版。该书由伏尼契翻译，俄国作家斯捷普尼亚克（1852—1897）为其撰写序言。周作人翻译了斯捷普尼亚克的《一文钱》发表在《民报》，后又收录在《域外小说集》中。《俄国的诙谐》共收录有19篇俄国幽默小说，除斯捷普尼亚克的《一文钱》外，还收有包括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等人的作品。其中收录的果戈理的小说正是《狂人日记》，这意味着英译本《狂人日记》曾以“幽默小说”的形式出现在周氏兄弟眼前。此外，周作人在《哀弦篇》中也简要介绍过果戈理的生平和代表作，先后提到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钦差大臣》《塔拉斯·布尔巴》《死魂灵》③。除英译本外，鲁迅还收藏有多部德译本果戈理小说集④，其中包括《钦差大臣》《塔拉斯·布尔巴》《死魂灵》等，由此可知，鲁迅在留日时期也通过丸善书店、南江堂等购得过果戈理作品的德文译本。

综上可知，鲁迅在留学时期至少通过日文、英文、德文阅读过《狂人日记》《外套》《旧式地主》，也接触过《钦差大臣》《塔拉斯·布尔巴》《死魂灵》等作品。从现有的材料可以推测，周氏兄弟应当是中国最早关注到果戈理、并在其评论文章中最早介绍果戈理文学的人。

二、日本明治时期对果戈理的译介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非常关注的翻译家升曙梦（1878—1958）如下回忆了果戈理作品在明治文坛被翻译的情况：

> 上田敏在文集《航标》（明治34年）中翻译了果戈理的《乌克兰五月之夜》，此外，还用其擅

①周作人：《俄国大作家》，陈子善，赵国忠编：《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16-617页。

②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③周作人：《哀弦篇》，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④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1959年7月，“西文书部分”第31页。

长的优雅文体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莱夫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不过,果戈理的作品在明治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二叶亭翻译的《肖像画》《昔人》《狂人日记》,早在任职于民友社时,德富芦花就将果戈理的代表作品《塔拉斯·布尔巴》以《老武者》的题目翻译出版,此后,柴田流星又以《蛮勇》为标题翻译了同一作品,而直到昭和九年才由纳卡社出版了根据俄语翻译而来的《果戈理全集》。①

可见,鲁迅关注的上田敏(1874—1916)、二叶亭四迷等译者都曾翻译过果戈理的作品。明治时期被翻译成日文的果戈理作品有18部,占整个明治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3%左右(见下表),如果不算重译,至少有10部果戈理作品在明治时期被翻译成了日文。在这18部译作中有多部作品被重复翻译,如《塔拉斯·布尔巴》及其中的部分片段就被6位译者先后翻译,《五月的夜》中的部分片段也被3位译者翻译,《狂人日记》与《婚事》也各有两个译本②。

在这18部作品中,有3篇出自二叶亭四迷之手,3篇出自升曙梦之手,另外,上田敏、残月庵主

序号	译者	日文标题	中文标题	刊载日期
1	上田敏	ウクライナの夜	五月的夜(片段)	明治26(1893)、『第一高等中学校校友会雑誌』,后改名为「南露春宵」收入『みをつくし』(1901)
2	残月庵主人	カザックの鉄騎	塔拉斯·布尔巴(片段)	明治27(1894)、『裏錦』
3	德富芦花	老武者	塔拉斯·布尔巴	明治28(1895)、『国民新聞』
4	残月庵主人	弥生の夕	五月的夜	明治29(1896)、『裏錦』
5	二叶亭四迷	肖像画	肖像	明治30(1897)、『太陽』
6	今野愚公	結婚	婚事	明治30(1897)、『新小説』
7	今野愚公	狂人日記	狂人日记	明治32(1899)、『天地人』
8	上田敏	大野のひだね	塔拉斯·布尔巴(片段)	明治33(1900)、『帝国文学』,后改名为「露西亜の大野」收入『みをつくし』(1901)
9	升曙梦	春の宵	五月的夜(片段)	明治36(1903)、『新小説』
10	升曙梦	生命	生活	明治36(1903)、『新小説』,后改名为「降誕」发表在『新声』(1908)
11	塚原涩柿、柴田流星	蛮勇	塔拉斯·布尔巴	明治36(1903)、新声社出版单行本
12	升曙梦	母の涙	塔拉斯·布尔巴(片段)	明治36(1903)、『新小説』
13	二叶亭四迷	昔の人	旧式地主	明治39(1906)、『早稲田文学』
14	英蝉花	ゾニエプル河	可怕的复仇(片段)	明治39(1906)、『新声』
15	二叶亭四迷	狂人日記	狂人日记	明治40(1907)、『趣味』
16	西本翠荫	外套	外套	明治42(1909)、『文芸倶楽部』
17	楠山正雄	検察官	钦差大臣	明治44(1911)、『劇と诗』
18	高须梅溪	求婚	婚事	明治44(1911)、『演芸画報』

①昇曙夢:「ロシヤ文學の傳来と影響(明治胎生期の思出)」、ソヴェト研究者協会文学部会编『ロシヤ文学研究』(第2集)、福冈:新星社、1947年版。

人与今野愚公还各自翻译了2篇，而鲁迅在《小说译丛》中收录的3篇果戈理小说也有两篇都是二叶亭四迷的译作（《狂人日记》《昔人》），且这3篇作品的发表时间都集中在1906年以后，足见鲁迅在从事文艺运动后就开始关注到了果戈理的作品。

除作品翻译外，明治文坛对果戈理及其作品还进行了大量介绍。据秦野一宏的调查，果戈理早在明治20年代前期就被介绍到日本[①]，二叶亭四迷于明治22年（1889）在翻译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的本色及平民与文学之关系》中首次提到了果戈理。继二叶亭四迷之后，日本介绍俄国文学的另一位先行者嵯峨之屋御室（1863—1947）也多次撰文介绍果戈理。鲁迅在《小说译丛》中收录了3篇嵯峨之屋御室的译作。明治30年（1897），嵯峨之屋御室在《俄国的天才普希金与果戈理》中将果戈理与普希金、莱蒙托夫视为俄国文学界的“三杰”，并称果戈理的“诙谐”是忧世、慨国、爱民、怜人、充满泪水的文字，果戈理观察社会的真实生活，看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读其作品开始时发笑不久就会哭泣……果戈理不是一位只会嘲讽人物、笑骂时事的文人，而是伟大的诙谐作家，是愤世爱国爱民之士。接着，他又重点介绍了果戈理的两部最有名的作品《死魂灵》与《钦差大臣》，也提及了《鼻子》《外套》等[②]。在这篇评论中，嵯峨之屋御室将果戈理视为俄国的一位天才诗人，并将其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一起介绍到日本文坛，这种将俄国三位作家一起介绍的叙述模式很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第七章开头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介绍的内容。

与嵯峨之屋御室同时开始介绍果戈理的另一位评论者是从事东正教神学研究的西海枝静。明治29年（1896），西海枝静发表了《读俄国文豪果戈理杰作〈检阅官〉》，还介绍了自己拜谒果戈理墓地的情形[③]。翌年，他又发表了《俄国文学与农民》，介绍了果戈理作品《死魂灵》的梗概[④]。明治29年（1896），署名为“桂英子”的作者在《新小说》上发表了《俄国的滑稽作家》，该文称“伴随着俄国文艺运动的推进与文艺作品的兴起，俄国超凡的滑稽作家人才辈出，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果戈理”[⑤]。从嵯峨之屋御室、西海枝静、桂英子三人介绍果戈理的文章可以看出，明治早期的介绍者都非常关注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与《钦差大臣》，同时三人也都将“滑稽”视为理解果戈理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从明治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对果戈理的介绍多停留于对其部分作品的简要评论，并未形成具有规模的介绍。直到明治35年（1902）4月，年仅24岁的升曙梦开始在尼古拉正教神学校下属的《使命》杂志上刊载了前后共12篇的初具规模的长文《俄国文豪果戈理》，两年后由春阳堂出版成专著，全书共18章，详细介绍了果戈理的生平、创作和思想。该书在第4、5、6三章中介绍了果戈理的创作，在第11章又专门介绍了果戈理“最后的杰作《死魂灵》”。这不仅是日本的第一部果戈理传记，也是升曙梦的第一部出版著作。李冬木认为该书有三点值得注意，并称这三点都与青年鲁迅相关。第一，该书是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俄罗斯文学”话语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出现的“纠偏”之作，作者旨在匡正介绍俄罗斯文学时舍本逐末的偏颇，因此，对果戈理有明确的文学定位；第二，该书反映了升曙梦的果戈理观，在塑造果戈理“天才”形象的同时，也强调这个“天才”不为世间所容、遭受迫害的一面；第三，该书在介绍《外套》和《狂人日记》两篇作品时称这两个主人公相似，“描写了彼得堡中流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⑥]。该书出版后，升曙梦并未停止对果戈理的研究与关注，他还在《俄国文豪果戈理》的基础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果戈理的评论。例如，明治38年（1905），升曙梦发表的《俄国文学的写实主义》向日本学界介绍了克鲁泡特金在其《俄国文学史》中对写实主义的论

①秦野一宏：「日本におけるゴーゴリ翻訳・紹介文献——戦前篇」、『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紀要』第24号、1984年。

②嵯峨之屋御室：「露国天才の詩人プーシキン及びゴーゴリ」、『明治文学全集』（第1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年版、第355页。

③西海枝静：「露国文豪ゴゴリの傑作レウィゾルを読む」、『江湖文学』第1卷、1896年。

④西海枝静：「露国文学と農民」、『帝国文学』第3卷第11、12号、1897年11月、12月。

⑤桂英子：「露国の滑稽作家」、『新小説』第2年第5卷、1897年。

⑥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述,并称这种写实主义是“把社会要素纳入文学当中分析,剖析俄国内部的状态,加以批评的社会观,以果戈理为嚆矢”[①],明治41年(1908),升曙梦又发表《俄国的自然主义》,该文以重点介绍俄国文学的自然主义、并将俄国文学纳入当时日本文坛正在流行的自然主义文学讨论为目的,将果戈理归为“俄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还被其读者之一、被誉为“新派剧”之父的川上音二郎(1864—1911)搬上了国华座进行剧场演出。据《塔拉斯·布尔巴》日译本《蛮勇》的译者柴田流星回忆,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大和魂”,有感于东亚时局的外交问题,自己对俄罗斯的“斯拉夫魂”产生了兴趣,而《塔拉斯·布尔巴》正是一部能够具体说明何为“斯拉夫魂”的作品,故选择该作进行翻译[②]。译本《蛮勇》出版于日俄战争前夜的1903年,鉴于当时日本与俄国处于即将开战的特殊时刻,因此,彼时的日本社会对俄国开始了空前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果戈理的这部小说也被视为能够充分体现“斯拉夫魂”的代表作搬上了日本的剧场。

正是由于以升曙梦为首的学者们对果戈理生平及作品的介绍,明治42年(1909),在果戈理诞辰百年之际,日本多家杂志与报刊刊发专文纪念果戈理,也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笔者的调查范围内,仅从1909年3月到5月就出现了以下11篇纪念文章[③](见下表):

在果戈理百年诞辰之际能有如此多的杂志刊登纪念文章,这充分说明果戈理文学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备受关注。无论是鲁迅在留日时期关注的俄国文学翻译者二叶亭四迷、嵯峨之屋御室、上田

序号	作者	文章标题(括号内为日文名称)	刊载杂志	刊载日期
1	加岛汀月	果戈理祭(ゴーゴリ祭)	国民新闻	1909年3月31日、4月6日
2	升曙梦	烦闷的人果戈理(近代俄国文学的特征)(煩悶の人ゴーゴリ(近代露文学の特徴))	读卖新闻	1909年4月8日
3	草野柴二	正逢果戈理的百年祭(百年祭に当れるゴオゴリ)	东京二六新闻	1909年9月18日、4月19日、4月21日
4	佚名	关于果戈理祭的状况(ゴーゴリ祭景況について)	东京二六新闻	1909年4月26日
5	佚名	果戈理诞辰百年祭(ゴーゴリ誕生百年祭)	早稻田文学	1909年5月
6	露生	果戈理(百年祭的文豪)(ゴーゴリ(百年祭の文豪))	日本及日本人	1909年5月1日
7	佚名	托翁的果戈理论(杜翁のゴーゴリ論)	东京二六新闻	1909年5月3日
8	佚名	果戈理祭(ゴーゴリ祭)	学灯	1909年5月
9	佚名	果戈理的百年祭(ゴーゴリの百年祭)	新小说	1909年5月
10	升曙梦	俄国写实主义的创始者(在果戈理百年诞辰之际)(露国写实主義の創始者(ゴーゴリの誕辰百回紀に際して)	太阳	1909年5月
11	勃兰兑斯著、冈村千秋译	果戈理的印象(ゴーゴルの印象)	文章世界	1909年5月

①昇曙夢:「露国文学の写実主義」、『太陽』11巻11号、1905年8月。

②柴田流星:「「蛮勇」を劇台に上すに就て」、『新声』第10巻第5号、1903年。

③参考秦野一宏:「日本におけるゴーゴリ翻訳·紹介文献—戦前篇」、『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紀要』第24号、1984年。

敏、升曙梦，还是其关注的《趣味》《新小说》《太阳》《文艺俱乐部》《读卖新闻》《东京二六新闻》等杂志、报刊，都发表了很多译介果戈理文学的文章，毫无疑问这些译者和刊物都是青年鲁迅获取“果戈理”知识的重要提供者。那么彼时的鲁迅究竟与明治语境下的果戈理有哪些“接点”呢？

三、鲁迅对明治语境下日译果戈理文学的接受

上文提到，在明治时期被翻译成日文的18部果戈理作品中，有3篇被鲁迅搜集于其留学时期制作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中，分别是二叶亭四迷翻译的《狂人日记》《昔人》和西本翠荫翻译的《外套》。留日时期的鲁迅显然接触并阅读了这3篇果戈理小说，尤其是二叶亭四迷翻译的《狂人日记》直接影响到了鲁迅首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创作，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者提及。近年来，除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外，学者们还陆续发现了明治时期被翻译成日文的多部以“狂人”为主题的俄国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的关联[①]。例如，与日译本《狂人日记》同月发表的同出自二叶亭四迷之手翻译的高尔基的《二狂人》（中译名为《错误》）就是其中的一部，甚至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已有关于“狂人美学”的讨论，这无疑都给青年鲁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日译本《狂人日记》正是鲁迅与明治文坛“狂人美学”讨论的最重要的接点。

鲁迅虽然收藏了多部果戈理的小说，但在留日时期却并未翻译果戈理的作品，笔者猜测这或许与其对日译本质量的不信任有关。虽然鲁迅在留学初期依据日译本翻译了多部外国作品，但随着其进入德语专修学校学习德文之后，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就逐渐摆脱了只依赖日译本的局限。例如，《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的3篇俄国小说就是一例，据许寿裳回忆，鲁迅翻译这3篇作品参考的是德译本，非常忠实[②]。另外，《小说译丛》中收录作品未曾被作为底本进行翻译也是一例，无论是周氏兄弟在留日时期翻译的作品还是在结束留日生活后的其它译作中都未曾发现有将《小说译丛》中收录的10篇俄国小说作为底本进行翻译的情况[③]。周作人曾明确指出二叶亭四迷的翻译具有“艺术性更高”“更是日本化”的特点，故不好当作翻译所采用的底本[④]。秦野一宏也指出二叶亭四迷在日本的果戈理译介史上可谓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他是首次根据俄文翻译果戈理小说（《肖像》）的日译者，其译本与上田敏、德富芦花等人相比相对客观地翻译出了果戈理的作品[⑤]，且其在翻译《狂人日记》时纠正了今野愚公首次翻译《狂人日记》时出现的诸多误译[⑥]，但他的译本中确实还是存在大量“日本化”的元素。例如，秦野一宏指出二叶亭翻译的《狂人日记》的语言基本上是以东京方言为基础，为表现出主人公波普里希钦的性格与心情，措词上使用了许多比较通俗、甚至粗鲁的说法，许多感叹词甚至参考了江户时代小说家式亭三马的文体[⑦]。由此可见，尽管二叶亭四迷的翻译已相对忠实，但通过仔细比较，仍可发现其译本中有很多“日本化”的要素，这可能也是鲁迅未曾依据二叶亭译本翻译果戈理小说的原因。

鲁迅搜集的另一部果戈理小说《外套》由西本翠荫翻译。西本翠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专

①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②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倪墨炎，陈九英主编：《许寿裳文集》（上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③张宇飞：《作为文学素材的〈小说译丛〉对留学生周树人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学俄文》，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76-377页。

⑤秦野一宏：「ゴーゴリの二葉亭訳をめぐって」、『ロシア語ロシア文学研究』第26号、1994年。

⑥秦野一宏：「日本におけるゴーゴリ—ナウカ版全集（昭9）の出るまで」、『ロシア語ロシア文化研究』第15号、1983年。

⑦秦野一宏：「ゴーゴリの二葉亭訳をめぐって」、『ロシア語ロシア文学研究』第26号、1994年。

业,曾以编辑的身份参与了文艺杂志《趣味》的创刊,并在《趣味》上刊发了二叶亭四迷的多篇翻译与随笔,为推进日本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①],由此可见,西本翠荫极有可能在二叶亭四迷的影响下根据英译本翻译了《外套》。鲁迅非常重视《外套》,《外套》的主人公"巴施马奇金"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着太多的相似,直至20年代鲁迅还嘱咐韦素园将《外套》翻译成中文,大概也源自其留日时期对果戈理作品的阅读体验。

除了被翻译成日文的果戈理作品外,升曙梦的传记《俄国文豪果戈理》也为青年鲁迅提供了大量关于果戈理的知识。前文提到,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中两次提及果戈理,在第一章称"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显然,鲁迅盛赞果戈理是对俄国人极具影响力的文豪,并引用一般的观点,称果戈理可比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升曙梦的《俄国文豪果戈理》,其首章"绪论"就是以两位俄国青年文学者的对话开始的:

> 在俄罗斯曾有两位青年文学者,一日共同评论古今中外的文学,偶然涉及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人说"俄罗斯的文明发达程度落后于西欧诸国几步,将来能否产生他们常说的如同但丁、莎士比亚那样的伟大人物呢?"另一人回答:"朋友呀,为何要如此轻蔑我国呢?咱们的果戈理必将成为俄罗斯的莎士比亚呀。"言罢二人不由相互微笑。[②]

书中介绍,这两位青年正是后来都成为俄国著名作家的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二人的对话中出现了"果戈理将成为俄国的莎士比亚"的表述,这一文本有力地证明了鲁迅阅读过升曙梦的《俄国文豪果戈理》。

升曙梦在该书的自序中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的大名虽早已传至日本且至今仍被广泛流传,但他们的先师、起点、同时也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源泉、前提、基础、光明之所在的乃是普希金、果戈理,而他们的大名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传唱"[③],因此,升曙梦呼吁本邦文坛的诸贤士不能只憧憬下流泡沫之美而不闻上流的滚滚声响,应当更关注俄罗斯文学19世纪前半叶的全盛时期、即被称作"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黄金时期,并称此书的最大目的在于专门介绍果戈理文学的根基、即他的内心世界。升曙梦参考了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多位俄国文学史家与批评家撰写的与果戈理文学相关的资料,不仅介绍了果戈理的生平与创作,还通过果戈理晚年身患忧郁症的经历反映出了其文学创作与俄国时代精神的关联。此外,升曙梦还进一步说明了果戈理文学对俄国社会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重要性:

> 斯拉夫人历来被称作感情丰富的国民,其性格特征包括神秘、幽悄、真挚、浓厚、温顺、忧郁、深刻等,这些特征也均在果戈理的生活与创作中被反映出来。俄国人在果戈理那里首次发现了国民性的代表者,也在其创作中发现了自身的缺点、描写细致的写实与深刻的讽刺。实际上,果戈理凭借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与豪迈激越的论调为俄国社会的缺陷敲响了警钟,指出了国民生活的缺陷,也讽刺、嘲笑了人生的黑暗一面。但其嘲笑并非冷笑或愚弄,而是一种"不为世人所见的泪水与悲哀"的嘲笑。果戈理虽然为此遭遇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广泛反抗,但俄国国民逐渐开始倾听果戈理伟大的警世说教,使得俄国转向社会自觉,俄罗斯国民文学的基础也正是这样由普希金、果戈理等天才进行开创,斯拉夫人文的精髓也从此时开始发展壮大。[④]

升曙梦感慨果戈理是俄国国民性的代表者,其创作奠定了俄罗斯国民文学的基础,同时感慨

①参考日本近代文学館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三卷)、東京:講談社1977年版、第14頁。

②昇曙夢:『露国文豪ゴーゴリ』、東京:春陽堂1904年版,第2頁。

③昇曙夢:『露国文豪ゴーゴリ』、東京:春陽堂1904年版,自序。

④昇曙夢:『露国文豪ゴーゴリ』、東京:春陽堂1904年版,第7-8頁。

日本尚未确立国民文学的基础，时代精神的标准与社会思潮的倾向均混沌、朦胧而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介绍果戈理及其文学对日本文坛乃至日本社会意义重大。显然，升曙梦提出的俄国国民性的代表者这一概念符合鲁迅在留学时期关注的问题。升曙梦还在另一篇《俄国的自然主义》中详细介绍了果戈理文学中的“国民文学”与“国民性”的概念：

> 果戈理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之为“国民文学”，是因为其作品具有展现国民性的丰富表述。（中略）原本文艺上的国民性要素无外乎是表现其国国民的性情、气质、风俗、习惯等真实内容，但由于这些因素都存在于各国国民独特的生活中，所以作品只要真实反映其生活内容，国民性自然会从中浮现出来。因此，作家创作时不需要对国民性进行细致研究，只需忠实地观察并记录本国国民的生活。①

许寿裳曾回忆了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求学时期，就常常与自己讨论国民性相关的问题②，鲁迅自己也曾说“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③，而升曙梦在明治三、四十年代关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点，这些内容极有可能吸引了一直关注国民性问题的青年鲁迅。

除了果戈理文学能充分反映俄国国民性外，升曙梦还在《俄国文豪果戈理》及其他相关评论文章中介绍了果戈理晚年苦闷及发狂的原因。例如，在果戈理诞辰百年之际，升曙梦在《读卖新闻》发表的《烦闷的人果戈理（近代俄文学的特征）》中称“果戈理的苦闷脱离了个人的忧郁或精神病这种狭隘的病理学范围，已转向最广泛的时代精神或社会氛围”④。众所周知，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受到了果戈理《狂人日记》中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的影响，但发疯者“狂人”的形象是否有可能也受到了“发疯者”果戈理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的影响，这个问题却鲜为人知。周作人曾在两篇评论《狂人日记》的文章中都提到了果戈理自己也犯过精神病的情形⑤，笔者认为《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形象来源不仅有果戈理等俄国作家作品中的“狂人”，也可以追溯到果戈理、迦尔洵等有过发疯体验的俄国作家以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上。值得一提的是，升曙梦本人也受到过果戈理这种发疯体验的影响。升曙梦曾回忆：

> 我当时对于果戈理的崇拜与热情今天回想起来可能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为此我多次陷于神经衰弱甚至无法入眠的程度。当我撰写到晚年的果戈理由于发疯而将自己的书稿全部焚烧之处时，自己也受到了奇怪的影响，甚至还发生了无故从宿舍跑到镰仓并吵到周围人的情况。⑥

与升曙梦相同，二叶亭四迷在翻译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前后，也强调自己有发狂的体验。中村星湖在《二叶亭四迷论》中曾记录：

> 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吴（秀三）博士的《精神启微》《精神病者的书态》并积极访问博士的二叶亭四迷起初可能只是单纯为了研究人的心理，但到了晚年翻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高尔基的《二狂人》时曾说：“描写狂人正是因为自己发狂，从这一点讲果戈理比高尔基更出色”，

---

①昇曙夢：「露国の自然主義」、『早稲田文学』第29号、1908年4月。

②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倪墨炎、陈九英主编：《许寿裳文集》（上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③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51页。

④昇曙夢：「煩悶の人ゴーゴリ（近代露文学の特徴）」、『読売新聞』1909年4月18日。

⑤周作人：《〈狂人日记〉里的人》，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2页；周作人：《礼教吃人》，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⑥昇曙夢：「研究と翻訳との十ヶ年」、『文章世界』第7巻第2号、1912年2月。

这也可能是一时之兴。然而,根据那段时间我了解的情况,我认为二叶亭知道了他自己也患有神经质。在翻译《狂人日记》时他好像也对谁说过“最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狂人”的话,这大概是一种忧郁症吧,不是神经质的人恐怕不会患有忧郁症吧。①

由此可见,果戈理本人的发疯经历及其笔下的狂人形象已经影响到了向日本文坛翻译其作品的二叶亭四迷与升曙梦,通过这两位译者的评论和翻译,果戈理的发疯经验以及其创作中的狂人形象又都传递给了正在寻求俄国文学的鲁迅。

需要指出的是,留日时期的鲁迅非常关注俄国文学,他对多位俄国作家都保持着高度关注,而果戈理只是其中的一位。例如,就当时的文学偏好而言,鲁迅更关注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等那些张扬个性的俄国浪漫主义诗人,因此,彼时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把“果戈理”作为“舍项”②;就创作手法而言,鲁迅更关注安特莱夫、迦尔洵与契诃夫作品中的象征手法与心理描写;就精神构建而言,鲁迅更关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人道关怀与解剖黑暗。虽然鲁迅对果戈理文学的接受只是他在当时对整个俄国文学接受的一部分,但果戈理及其文学与上述俄国作家相比,具有以下独特性:一方面,在日本明治时期的译介语境下,果戈理呈现出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形象,如“俄国的天才”“俄国的滑稽作家”“俄罗斯的莎士比亚”“自然主义的鼻祖”“写实主义的嚆矢”“俄国国民性的代表者”“国民文学的奠基者”“烦闷的人”等,尤其是其不为世间所容、遭受迫害而发疯的天才作家形象与其“苦笑”和“发狂而死”的经历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塑造的多个人物都有受迫害而发疯的经历。另外,果戈理作为“俄国国民性的代表者”,其创作的《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不乏对俄国国民性的批判,这种借用文学创作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方法也为鲁迅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果戈理文学在形式体裁、艺术手法、批判精神等方面也具有诸多独特性,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文学形式上,果戈理小说《狂人日记》短篇日记体的小说形式,为鲁迅后来创作同名作品《狂人日记》提供了借鉴;此外,《狂人日记》《外套》《钦差大臣》等作品则将果戈理文学的幽默讽刺手法与深刻批判精神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类作品采用了夸张与讽刺的表现方式,饱含着辛酸的怜悯,通过描写小人物的悲惨经历揭露了彼时俄国社会的黑暗与压迫,这种将讽刺艺术与批判精神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既体现出了果戈理文学的独特性,也为鲁迅提供了文学形式与批判方法的范本,鲁迅后来创作的《孔乙己》《阿Q正传》《白光》等多部小说也都可视为果戈理文学影响下的本土化创新之作。由此可知,无论是明治语境下丰富的果戈理艺术形象还是其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手法、批判精神、思想内涵等特征都深深吸引了留学时期的鲁迅,并使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将果戈理文学的要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责任编辑:周　南]

①中村星湖:「二葉亭四迷論」、『早稲田文学』第50号、1910年1月。

②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